

评书《曹家将》上集

三關汴梁



春风文艺出版社

前 言

著名评书演员陈青远，1923年出生于曲艺世家，父亲陈仲山由于眼睛不好，自幼弃农学艺，是驰名东北城乡的一位东北大鼓老艺人。

陈家祖籍沈阳城南红陵堡，父亲学书后，经常活动在黑龙江省富锦一带，陈青远六岁跟父亲学唱东北大鼓，十五岁正式登台献艺。他原在黑龙江一带“屯场子”说书，以后进城。当时城里的东北大鼓都是短段，而陈家则是长书，以说为主，有说有唱，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悬念，深受群众欢迎。加之精湛的表演技艺，不久便誉满东北。

1957年陈青远到锦州演出，便参加了锦州市曲艺团，后来由于弦师短缺，改说评书。

陈家祖传三部长篇大书《曹家将》、《大隋唐》和《小西唐》。其中《曹家将》不载正史，是陈仲山老先生根据野史传闻创作编写的。内容是继潘仁美陷害老杨家，庞文陷害呼延家之后，大宋朝又出一个奸臣陈平陷害老曹家。边疆雁门关被辽邦侵占，镇国王曹天胜带兵去收复雁门关，不料被困进葫芦峪。掌朝太师、国丈陈平妄想谋反篡位，勾结辽邦，妄奏一本说曹天胜反了，因而引起了一场忠与奸的斗争。

《曹家将》结构严谨，故事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上部《三闹汴梁》，包括头次闹汴梁的“七杰巧聚会”、“八义闹东京”、“火焚太师府”、“一棍震汴梁”；二次闹汴梁

的“劫法场李豹跳楼”、“赤臂挡刀枪”，三次闹汴梁的“黄启武宝刀劈天牢”。

下部《三擒陈平》，写的是“兵发飞龙岛”“雷震飞龙楼”、“墙内发药箭”、“鹅峰降滑车”、“兵困金凤岭”、“炮炸盐海湾”等情节。

国丈陈平恶贯满盈，引起民愤，曹天胜的次子曹克让，在众人的支持下，经过艰难险阻，终于活捉卖国贼陈平，为国除奸，为民雪恨，收复失地，保住了宋室江山。

全部书情节惊心动魄，语言生动活泼，耐人寻味，较好地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

这部长篇大书，经过陈家父子和陈青远女儿三代人的反复演唱、加工润色，无论思想内容、结构安排、情节处理都日臻完善，已成为陈家门的“看家书”。

1982年陈青远到抚顺演出《曹家将》，由抚顺电台和锦州电台联合录制了这部长书。到目前为止，已在东北各地，以及重庆、河北、云南等地九十多家电台播放，家喻户晓，人们交口称赞。

这部书在表演上的特色是：

继承了家传的“帅”派艺术特色，声音清越响亮，表演细腻含蓄，长于抒情，精于绘声，声情并茂，节奏明快多变，表情真实传神。并且很讲究“喷吐”功夫，喷如断金截玉，吐似板上钉钉。陈青远的“贯口”利落，一“贯”到底，妙语连珠，如长江黄河，一泻千里。象书中对孟云生的描绘：

瞧脸面，令人怕，准头丰，山根洼，火盆口，露獠牙，奔儿楼头，大下巴，连鬓络腮钢须鬚，好象三国猛张飞，又似列国将袁达，双手抱定开山斧，大叫一声：“哇呀呀！哇呀呀！”谁不怕！

陈青远还借鉴书曲，丰富了评书艺术，能够准确、生动地运用“赞”、“赋”，长于用夸张的手法来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和内心活动。特别长于给反面人物“开脸儿”，如对书中“活吊客”孟天雷的开脸：

他长的是细高个儿，身子象竹竿儿一样，上下一般粗，白沙沙的一张吊客脸。

长着一对欺兄霸嫂的两只母狗眼，佩着十恶不赦的两道吊客眉，勾心斗角的鹰勾鼻子，损阴丧德的毒蛇嘴，扛枷戴锁的刀螂脖子，斩尽杀绝的两条仙鹤腿，肚子里装满了坏水，藏着一颗黑透了的心，还有一双到处杀人血淋淋的两只手。

陈青远的评书，长于造成悬念，留下伏笔，即“勾”里有“扣”，“扣”里有“圪”，“圪”里有“环”，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令人神往。

语言性格化，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这是陈青远评书的又一大特色。他常说：“大人不说小孩话，明白人不说糊涂话。”他的评书语言不饰雕琢，并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刻画人物绘声绘形，细腻入微。为了学好成语典故，他整整下过四年的苦功。

《曹家将》原在书场，每晚说两个小时，能说一年零两个月。电台录制时，压缩为一百零八讲。

根据内容需要，整理时，上半部改为四十五回，书名《三闹汴梁》。下半部，书名《三擒陈平》。

在整理过程中，除删节了个别带有武侠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情节之外，尽量保持陈青远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色，力争做到能演能读，以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应当提出的是，书中包公的出现，按正史记载，是与史实不符的。包拯生于公元 999 年（咸平二年），死于1062年（嘉佑七年），五帝英宗即位时，包拯已死二年。因为该书是根据野史传闻编写的，所以整理时保持原貌，未加改动。

由于经验和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当之处一定不少，欢迎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整 理 者

1984·12·9 沈阳

• 4 •

回 目

- 第 一 回 夺帅印校场比武…………… (1)
- 第 二 回 展奇才箭射风筝…………… (11)
- 第 三 回 上泰山太监设计…………… (22)
- 第 四 回 赴法场忠良鸣冤…………… (32)
- 第 五 回 三义栈巧逢曹义…………… (41)
- 第 六 回 曹克让大闹汴梁…………… (52)
- 第 七 回 战群英王平丧命…………… (62)
- 第 八 回 聚贤山扯旗招兵…………… (71)
- 第 九 回 李凤仙乔装改扮…………… (82)
- 第 十 回 黄桂英挂牌招亲…………… (93)
- 第 十一 回 花烛夜张弓拔剑…………… (105)
- 第 十二 回 吐真情姑嫂同心…………… (117)
- 第 十三 回 擒顽贼深入虎穴…………… (128)
- 第 十四 回 砸木笼身陷魔窟…………… (138)
- 第 十五 回 二龙山英雄聚会…………… (149)
- 第 十六 回 独角兽喷焰伤人…………… (162)
- 第 十七 回 五毒道林中助阵…………… (173)
- 第 十八 回 神鹰女救兄返乡…………… (183)
- 第 十九 回 遭围劫曹义报信…………… (193)
- 第 二十 回 醉仙居陈伦归阴…………… (203)
- 第二十一回 闯汴梁再劫法场…………… (216)

第二十二回	救难友嘎子献招·····	(228)
第二十三回	登城头岳安舞剑·····	(241)
第二十四回	赵家店兄弟相逢·····	(253)
第二十五回	战钦差高勇助战·····	(266)
第二十六回	韩世龙甘当帮凶·····	(277)
第二十七回	养心官馋言欺上·····	(290)
第二十八回	结凤岭义旗高擎·····	(302)
第二十九回	赵家林钦差混战·····	(313)
第三十回	四锤将上阵诱敌·····	(325)
第三十一回	反收降王离毙命·····	(338)
第三十二回	施毒计谋害亲夫·····	(351)
第三十三回	妯娌俩含冤受辱·····	(361)
第三十四回	寻仇敌艺成下山·····	(370)
第三十五回	卖宝刀巧遇义士·····	(379)
第三十六回	骂大街叔侄相逢·····	(391)
第三十七回	探南牢兄弟和好·····	(402)
第三十八回	闹公堂黄鹤戏官·····	(413)
第三十九回	老修行赤手分剑·····	(420)
第四十回	黄启武三闹汴梁·····	(429)
第四十一回	劈天牢凶僧拦路·····	(436)
第四十二回	卖人头母子相逢·····	(449)
第四十三回	护城河沙陀丧命·····	(456)
第四十四回	包相府八老求情·····	(465)
第四十五回	审陈平御驾亲临·····	(474)

第一回 夺帅印校场比武

话说大宋朝五帝英宗赵曙，为了招贤纳士，七月十五这天，开了一个特殊的大考场。来这个考场的人，不管你是占山的、占岛的、为王的、落草的……什么样人都可以入场。为什么？因为朝廷急着用人，边疆雁门关叫辽邦给夺去了，现在辽邦还想进攻汴梁。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朝廷里出了一个叫陈平的好臣。他是皇上的老丈人。大宋朝由赵太祖打天下到现在：头代太祖、二帝太宗、三帝真宗、四帝仁宗，先后出了两个坏家伙。潘仁美陷害老杨家，庞文陷害呼延家。这回又出了个陈平陷害老曹家。《曹家将》这部书，说的就是曹家被害，陈平勾结辽邦，妄想谋反篡位，最后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陈平想篡位，最碍眼的是宋朝的五王八侯，象镇国王曹天胜、汝南王郑黑虎、东平王高勇、西平王狄龙、潞花王赵金显、护国侯岳安、洛阳侯赵强、助国侯江策、明国侯佟彪、前国侯铁豹等等。陈平想铲除五王八侯，自己还没有力量，若除掉这心腹之病，达到篡位的目的，就得勾结辽邦。如今正是好时机，因为朝廷里没有能人了。对天波杨府已经不挂在心上了，他家挂出“绝户牌”，都不出来了。包相爷现在也老了。觉得要想铲除五王八侯，只有伙同辽邦才能达到目的。辽邦把雁门关一占，他们就得完蛋。

话说镇国王曹天胜，一听说边疆叫辽邦给夺去了，那还了得。他带领大军二十八万，到那一打，没曾想，叫人家给诱进葫芦峪，困在了那里。老贼陈平这回可如意了。妄奏一本，说曹天胜曹王投降辽邦反了！昏君听了他的谗言，要杀曹家三百三十三口。呼延庆带着孟强、焦玉面见皇上，说曹天胜不能反，不能把老曹家三百余口杀掉。最后，由呼延庆作保，把全家人打入监牢。呼延庆带着孟强、焦玉来到了雁门关。不料又被人家给困到了葫芦峪。因为他老了，不象上坟大闹汴梁的时候了。

朝廷里没人了，所以这才紧急开了这么一个考场。谁有能耐谁来挂印为帅。陈平这老家伙打算叫他三儿子、三国舅陈刚挂帅。帅印一到手，把兵带出去跟辽兵一合，就能领进国土，打到汴梁，把皇上除掉。

陈平老贼一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陈勇，二儿子叫陈猛，三儿子叫陈刚，四儿子叫陈强。陈刚这小子算是出类拔萃的，马上步下无一不精。陈平买通了主考官京营殿帅张宏。告诉他什么样的能人也不许他用，必要的时候往外轰，让你侄子挂印为帅。你就是我的开国元勋，享用不尽。所以今天这个武科场，南边有五百七十八名考童，这些举子都经过“刀”、“弓”、“鼎”三功，没这三个步骤挂不了号。刀，是一百八十多斤的大刀，得要三个背花；弓，要射中三箭；鼎，要举起来，三起三落。这三样都行了，才能挂上号入考场。东边是护场兵，演武厅上就是张宏当主考官。西边拉着黄绳，绳子外边都是些黎民百姓在看热闹。男女老少都关心国家大事，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三国舅陈刚在当场和天下的群雄动手了。这考场的规矩是，得连胜十八个，胜十七个也不行。还得是一个人一口

气赢十八个人。陈刚这小子可真不含糊，他连胜十五个。最后来一个姓李的武举子，他“啪”地一下，把人家给劈了。哎呀！西边的黎民百姓这下子可就议论开了：这是干什么呀，在武场里比武都是点到为止，这哪是比输赢，人家都输了，你还过去踹一脚，扛起一条腿把人给劈了。东边的武场，瞧着也都觉着别扭。南边这些考童里，占山为王的可不少呀，你瞅瞅我，我看看你，看那意思都有点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想过去打个抱不平，可谁都不敢动。

这时，在武场西面有五匹马在那排队站着，旁边站着五个人。这五个人可一个赛过一个，其中有两个穿白的，白衣袖，软扎巾，白脸儿，这两个白脸的，一个是瓜子脸，上宽下窄，有点男长女相，长的特别漂亮，看着是那么聪明；旁边这个是个圆脸，看那样也显得那么乖。这边这两个，一个是白脸带黑边，显得花花，一个是白脸带红道，这两个人长的虎头虎脑。紫色的软扎巾，身穿绛紫色的箭袖上衣，身上带着家伙。五个人在黎民百姓前面站着，这四个人一边俩，当中有一个八尺来高的大个儿，细腰乍背，丹凤眼，卧蚕眉。这个人见三国舅在这劈人，心里也憋个劲儿，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还往死里打呀！上边都说了，不许这样干！”旁边一个人说：“有什么办法呀，人家不是皇亲国舅么！”

“什么舅不舅的，这小子不讲理！”

“什么？不许胡说，咱们看完就走，不许闯祸，你不是说不惹祸么。”

这个人一解释，花花脸没听，把绳子一搁，一猫腰就进去了。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武科场许可看是许可看，但是不许可进去。若是有人到绳子里面，马上就开刀。这个主他

不知道。三国舅陈刚正在耀武扬威，得意忘形，目空一切的时候，哪知道这个人到他身后也没说长短，照着三国舅的后背就是一下子，三国舅觉得后边有风声，他往右一闪，右手就揪住了花花脸的手腕子，左手一拖，往上一举，就给举起来了，他想把这个花花脸的头朝下，一家伙就给摔死。当他叫劲的时候，没劲儿了，他往下摔是真的，没曾想对面来了一个人，用右手拖住他的左手，用左手拖住他的右手，这样把他的手给拖住了：“三国舅，你放手！”

三国舅陈刚一看这个红脸的，不认识，愣了一下，这小子力量不小啊！他再一叫劲儿，心里就琢磨，再要是摔不动，我不栽了么？他自己觉得好象是鹤立鸡群，不愿意找难看，所以他也挺乖的，心想糊弄着把印弄到手，兵权在握，统兵出去，扫北是假，和辽邦合兵是真，反回来困汴梁，好保我爹面南朝北。只要我爹登上九五，我就是龙子。想到这，他就把花花脸的给放了：“走！赶紧滚！”这个时候红脸的瞅瞅兄弟，刚想要出去，就听演武厅上面喊了一声：“慢走，红脸的年轻好汉，你这边来！”

书中暗表，在主考官里，包相爷打进去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汝南王郑黑虎，东平王高勇，他俩奉旨在武科场做监视官。刚才三国舅劈死一个人，汝南王就想把他抓起来，东平王捅了他一下：“抓他干啥！”意思是，你叫他劈吧，呆一会要是有人把他劈了，这不是一个顶一个么，好叫他们爷们儿说不出话来。若是没有人劈他，他连胜十八魁，等到让他挂帅的时候，咱们再说话也不晚。到时候再问他，那人命官司什么时候打，咱再难为他。汝南王心想：我真是个粗线条的人，还是东平王高明，足智多谋，文武兼备。汝南王看看这个红脸的年轻人，他能拖住三国舅的手，使他摔不动那个花

花脸的人，三国舅才被迫放了手，这是位能人。所以汝南王喊了一声让他回来。这个红脸的年轻人转过身一瞅，演武厅上喊他的不是主考官，而是汝南王。这个红脸的年轻人认识汝南王，他来到演武厅，上前施礼：“王驾千岁，小的这里有礼了，不知你把小的唤回，有何训教？”

“你姓什么？”

“草民姓李，名叫李忠孝。”

“李忠孝，你刚才救人，在场上和三国舅动手，本王亲眼所见，你是个英雄，看你的穿着打扮，是练过武的，正当国家用人的时候，你怎么不入场夺魁？”

“回王爷，晚生一步来迟，没挂上号。”

“没挂上号？那要挂上号，你就入场吗？”

“是。我昨天午后才赶到这，听说午前来还可以。”

汝南王听完了这话，瞅瞅东平王，因为东平王比汝南王仔细，一听一看，就知道汝南王的意图了。东平王高勇笑了：

“王驾千岁，你不是老想收个好徒弟么，这个孩子我是一见如故，论武艺可算是凤毛麟角，那就让他拜你为师吧。”

“那他能干吗？”这个红脸的年轻人一听，心想：我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马上跪倒叩头“冬冬冬……”

“好孩子起来起来，咱们爷们还挂不上号？这可太叫人家笑话了。来人哪，带过去，到包相爷那里补个号，你就说是我徒弟，也不用刀呀、弓呀、鼎呀的，由我担保，给你挂上。”老管家郑和转过身来说声：“这位少爷，请！”

话说这个主考官张宏，一看这两个王爷来监视他，他就有点发毛，怀揣二十五个蛤蟆，一百个小爪挠心，他不自在，不得劲，但也不敢说啥。汝南王说：“你叫武场里停一下，我徒弟挂号去了，要是回来晚了，已经够十八个了，这

个号不就白挂了么，让三国舅等着，到第十七个，就不许再战第十八个了，等我徒弟回来跟他比试比试。”张宏一想：我虽是奉陈太师之命，可这个门口也不比陈太师软哪，他不敢顶，可又没别的办法。

郑和领着红脸的年轻人来到号棚。里边，包相爷在这坐着，两旁站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平、薛霸、李步、刘西，不知正跟老相爷唠什么呢。郑和进来一说是汝南王的徒弟来了，老包一听，说：“叫他进来。”

这个红脸的年轻人走到近前，老包拿眼一看，此人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看相貌，难道说是他？哎呀，老包大脑通过小脑，一瞬间是又惊讶又高兴，难道说老曹家还有这样的人？你别看汝南王、东平王以及所有的文武百官都没看出来这位红脸的年轻人是谁，可包相爷看出来来了。

刚才不是说过么，今年这个武科场开大赦，不论你是占山的、落草的……都可以挂号夺魁，谁有能耐都可以挂帅，可是也有不赦的，那就是老曹家。镇国王曹天胜在辽邦被困，呼延庆、孟强、焦玉为救曹王也被困在那里，老曹家除被押的三百三十单三口以外，就剩下三个人，剩下曹夫人还有他的老儿子曹克一，再有一个书童曹义。这三个人还多亏老包和满朝的文武群臣，连佘太君都上殿了，才跟皇上保下来。

当初，老曹家花刀将曹彬，跟老祖打天下有功，这才给他留一个“后”，把老曹家赶出京师，不准在京里头。京里头的文武群臣，谁要招进他们，一律问罪。老曹家的人，七辈不许念一天书，有识一个字的砍头。七辈不许学武，有会个跨虎的都得掉脑袋。七辈不许进京，你若是埋名隐姓，变个法进京求名，查出来全家问斩，祸灭九族，刨坟掘墓。所

以除了老曹家，什么人都可以夺魁，什么人都可以挂帅，进武科场就是老曹家不行。可是这个红脸的年轻人偏偏就是曹王的后代。镇国王曹天胜一共五个儿子，大儿子叫曹克功，二儿子叫曹克让，三儿子叫曹克俭，老三从小就过继给了镇京总兵岳尽忠，改姓岳了。四儿子叫曹克一，自幼居家被抄，曹夫人把他带回了故土。还有一个老五，是暗的。

这位红脸的年轻人是曹王的二儿子曹克让，他是十三岁那年丢的，被武林前辈李维老先生收上山去，传授武艺。最近才艺成下山。

今天，他到这里，老包看见一惊。为什么？因为过百日的时候，曹王请老包去喝过酒。老包说这孩子长得出奇，恐怕也是个武将。所以，今天一见面，一看这个相貌，老包就认出来了。

曹克让改名字叫李忠孝，包相爷也认为合情理，他姥姥家姓李。曹克让到跟前这么一施礼，老包瞅瞅他：

“你叫李忠孝？”

“是。”

“你是汝南王的徒弟吗？”

“不错。”

“什么地方人？”

“草民家住浙江省新丰县仁义村。”

“哈哈哈哈！”

老包明白了，正是老曹家的原籍。

“李忠孝，你母亲身体可好？”

曹克让一想：坏了，他认出来了。如果看出来，马上抓我，就得乱哇！爷爷，你认出来就可以了，请不要深说，你的意思我也懂了。不然的话，咋不问我爹呢。知道我爹在辽

邦被困，离这么远我也不知道，才单问我母亲。曹克让想着深施一礼说：

“谢老相爷关怀，托你的福，我母亲身体康泰。”

“好，我来问你，可有本事夺魁？你不惧陈刚？”

“不惧。”

“好！”

包相爷马上把号给他挂了，说：“我也进武科场看看。”说着带着曹克让就回来了，见了汝南王、东平王，又见了主考官张宏，大家把老相爷让在当中。老相爷说：“好，叫李忠孝入场夺魁，我要见识一番。”

主考官传令，叫李忠孝入场。李忠孝进场一露面，三国舅陈刚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仗着汝南王想欺负我呀，好吧！陈刚瞅瞅他，心想：姓李的，咱俩在这怎么比吧，要说举千斤鼎，在东京汴梁，咱是手屈一指，我就拿这个跟你姓李的较量一番。陈刚跟曹克让一讲，两个人要较力量，先举举千斤鼎。三国舅陈刚先把千斤鼎举个三起三落，往这边一放：“来，你试试看！”

曹克让一看笑了：“三国舅，你举这个鼎，我也举这个鼎，举完了，咱俩能分出高低上下吗？”

“那你是怎么想的？”

“是否还有重点的？”

“哎哟！”陈刚一想：这小子是真欺负我呀！你来吧，姓李的，你要想盖我陈刚，岂有此理！陈刚把眼珠一转，用手一指：“你来看，有重的，这有一对大石头狮子。”

李忠孝一看，一个大狮子抱着球，脑袋冲这边。那个大狮子脸冲那边，两个对着脸。大石头狮子本来是镇场的，不是比武的玩艺儿。

“你看看，这个重不重？你试试！哈哈。”

曹克让来到跟前一看，一举也没举。陈刚一瞅：“怎么？李忠孝，没弄动呀？”

“三国舅，我试试看。”

曹克让说着一掐腰，把大石狮子举起来了。不但举起来，还往前走了几步。一哈腰，把这个狮子对着那个狮子，两个一合，借助臂力，都举起来了。走了三圈，又把 这个 放 这边，那个放那边，两个狮子都放归原处。曹克让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心平气和，谈笑自若：“哈哈哈哈哈，三国舅，你看。”

“哎哟！”陈刚一想：你可把咱欺负苦了，我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可他又一想，我得拿绝活跟你斗，别看你有点笨力量，若是比射箭啊，你还差远呢。陈刚拿眼睛看了一下曹克让：“李忠孝，来，咱俩三箭定输赢！”

曹克让当时一看主考官，主考官正在那点头，可眼睛却瞅着王爷。王爷问曹克让：“李忠孝，要比三箭可以吗？”

曹克让点头说：“可以。”

这时候，三国舅是赶紧准备，把他的马也拉过来了，弓箭也准备齐了。这边也把步子量好了，八十弓三支箭。马道摆好，标杆立上。陈刚架着弓箭来到当场，全场人立刻都在注意看陈刚射箭。那边有鸣锣军，这边有击鼓师，这个箭中不中，你不用拿眼睛瞅，大家都能知道。你要听见那破锣“当当”地一响，那箭就射空了；你要听到这边鼓“冬冬”地一响，那就是射中了。三国舅陈刚看样子是易如反掌。就在这个时候，弓箭飞出，只听“冬冬冬”、三箭是箭箭不空。三国舅这时候把箭一收，用眼一看：“李举子，请。”

王爷一看，三国舅三箭全中了，这可怎么办呢？曹克让来到跟前问：“我也同样跟你射，咱俩有高低吗？”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是不是还可以多射点，远一点，难一点，这才能分出不同。”

陈刚一想：我的弓不敢说是一绝，可在东京汴梁还没敢比的。你小子还要加一点，远一点，难一点，那太好了。便说：“姓李的，你加多少，怎么个难法？咱马上吩咐。”

“我少加点儿。”

“多少？”

“加一倍。”

“怎么个难法呢？”

“不射死的，我要射活动的。请找人放起三只风筝，放到一百六十弓高，我连射三箭，箭箭射在风筝脚下，将线掐折。”

陈刚一听，气得七窍生烟，肚子都要爆炸了：“姓李的，吹牛可不上税呀！君子一言，好！看你的！”曹克让要三箭射风筝。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